

巴黎盪漾，河左岸、河右岸

鄭治桂

巴黎是一座島，飄蕩在河中央；她是一艘帆船，航行在塞納河上，河右岸是皇宮，河左岸是書店咖啡館，右岸是布爾喬亞的生活圈，左岸是學生藝術家與工匠的街巷。

今天的巴黎，已無左岸右岸的城鄉之別，一條蜿蜒的塞納河，穿過巴黎，往西去，會經過梵谷麥田作畫的河域；再往前去，將要經過莫內花園的河岸草坪，繼續西向諾曼地半島，在莫內畫下〈印象日出〉的哈佛港徘徊之後奔向大海。從巴黎沿著塞納河往上追溯，會回到繞過一片森林的楓丹白露，經過楓丹白露宮，那曾經是法國文藝復興的發祥之地。塞納河，這一條為一座座城市帶來繽紛印象的蜿蜒水路，她載著巴黎這艘永不沉沒的帆船，盪漾著河左岸與河右岸的城市風景。

靜的花園，信步由之，一天裡不知道多少次跨越塞納河那十幾座寬寬窄窄、新新舊舊的，石造的、木造的，或是鋼鐵的橋樑。

陌生的我，恍惚間覺得每穿越一次河上的橋，有一種從前日日來往左右兩岸那種平常心



圖一：午夜新橋 水彩 2008

久違了，巴黎

久違十年，去年夏天我回到這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也無計畫也無事，不過逛逛美術館，坐坐咖啡館，徘徊昔日穿梭的街巷，二個月餘，閒逛羅浮宮、奧塞美術館、龐畢度文化中心、羅丹美術館，和畢卡索美術館的熟悉畫廊，大皇宮、小皇宮的堂皇氣派，盧森堡公園的閒漫、聖米歇爾廣場的熱鬧，還有市政府、夏特雷劇院、協和廣場、榮軍院、夏幽宮、愛菲爾鐵塔，在遠望與去來這些歷史古蹟與新潮建築之間，我遊蕩在戶外的大廣場，經過遊客的歡鬧群落，也穿梭在幽



圖二：河畔聖母院 水彩 2008

所未曾體會到的微妙感受——時而右岸，時而左岸，塞納河竟然讓巴黎這座城市成為了飄盪的風景。當河流成為四時不息的一片風景，那河兩岸高聳堅固的石造建築，在我過河的頃刻間，映成水面的浮影，剎那間，飄蕩搖曳的鏡象，變得不真實起來了——建築是柔軟的，而水未曾移動；時常，風在水面上勾畫著線條，每一段時刻，河面上的建築、天空裡的色彩、雲朵的疏散、光線的斜照，輕巧的交換著位置。我每日來往塞納河上的新舊橋樑，偶然會有陌生的錯覺，而河水，不變地流著。

找回巴黎的記憶

旅行總是帶著簡單的畫具，那時我沿著河堤，隨手勾寫著堤岸的水波或是橋樑的線條。我是個遲歸的過客，短暫的行旅，恐也無法再仔細收藏什麼風景；十年前在巴黎的數年時光，曾壓印在速寫的紙頁裡。當我提起筆時注視河水時，今日的水波，似乎也連同過去雲影的記憶揉雜在一起了。速寫，是旅行者與風景的即興合奏，是畫筆追摹風景、風景模仿感覺的合聲。一支鋼筆，勾勒著複雜的橋樑或是簡單的石塊，當下的印象，借了幾根線條，將會切換到未來的回想，連結到從前的記憶裡去。

順手寫下的速寫稿，不管畫不畫得完，等待日後添加印象中的色彩記憶，都將成為新鮮的往事回味。就這樣，我曾坐在聖母院的堤岸邊，仰視小橋樑上方的聖母院哥德雙塔反映斜陽；也曾走過新橋圓墩的橋洞，就著昏黃的堤岸照明，捕捉初秋季節撒馬利坦百貨公司耀眼的午夜燈光；也在協和橋上，遠眺那如閃亮著不真實的寶藍色的巴黎鐵塔，灑倒在河面上的碎影波光；或是沿著夏特雷廣場邊，刻畫西堤島上警察局角牆高塔

的大鐘；在人行稀少的夜深時分市政府堤岸，遠望聖路易島黑夜裡兩道凌空發亮的虹橋。黑夜裡，河上別有風光。

夜晚的巴黎有香榭里榭的繁華彩光，有蒙馬特山丘的不夜聲色、鐵塔宣示地標的周轉光束、歌劇院的鑲金燈火撫觸的舞蹈雕塑，都教人捨不得這城市的夜，我卻在許多個夜晚逡巡塞納河堤，畫起隱約閃著燈光與島影的河面。那時候的天空與河面、橋樑與堤岸，星然的燈火，好似一片黑暗的詩篇，閃亮的句子，處處耀眼而出，在水面上跳躍。晴日裡粉彩的調子籠罩著河面溫柔迷人，教你想像不到陰雲密佈的午後將有二道霓虹浮現的驚喜，而當雨點從漫射天光的灰亮天空灑下，打溶我畫紙上的鋼筆線條之前，新橋的拱柱與橋面的浮雕仍將是眼前最堅固的石塊，直到雨絲將河水與天空連接起來，畫筆也無法如此巧妙的置換沉著與輕淡的調子，更別說連接羅浮宮與法蘭西研究院的藝術之橋，那鏤空的鋼鐵支架與木板的橋面，凌空越過塞納河的輕盈弧線，竟平衡了這城市裡所有石橋的重量…。畫塞納河，描繪堤岸勾寫著橋樑，不過是放緩了河畔散步的步調，帶點兒遊戲態度，在旅程結束之前，眼光流連在昔日往來法文教室與美術館之間的河上光影。

不了情

巴黎，像一個舊情人，不容易帶著平常心重逢的一個城市。我在盛夏時光，回到這個感人的都市，徘徊於彎曲的街巷內，逡巡河與岸之間，遊蕩在夜晚的波光，和白晝的雲影之下。

（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系兼任助理教授）